





隆按此傳本史
記原文獨增入
薄將軍一書甚
佳

隆按詳次厲王
母事及次辟陽
侯不強爭句總
為下文臣母不
當坐趙時事一
段立案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四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

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

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內之於宮中。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

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

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謂

往日。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

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強

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海。

漢書卷之四十四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徐普書

王延陳曰特大
華母真定為薄
將軍與書張本

王延陳曰既云
令呂后母之又
云常附呂后以
厲王之得免於
禍在此故重提
之不厭其復
隆按驕蹇數不
奉法句一篇綱
領

凌約言曰三罪
皆辟陽事實然

厲王推殺本旨
在罪一其二三
不過並舉以甚
其罪耳

隆按不用漢法
本上數不奉法
來

茅坤曰此書所
載千年以來絕
調

師古曰悔
不理其母
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

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

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

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

自以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驕蹇數不奉法師古曰

順也師古曰唯二人在上寬赦之三年入朝其橫師古曰橫從上入苑獵

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

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襲金椎推之

師古曰襲古袖字也謂以
金椎藏置衷中出而推之
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

也師古曰直斷其首
非五刑也事見史記
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

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

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

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

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

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

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

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

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

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

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

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

易以它郡地封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

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

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

其間。師古曰：與讀曰豫，其謂不令吏干豫治事。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

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

散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散

古委字，散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

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

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

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

風雨。師古曰：沐亦類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戰

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音夷。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

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

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

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

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

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

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

茅坤曰危言局句痛切

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於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

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賢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

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

更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

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亡之路臣

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

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帝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應劭曰始

毒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項王亡代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郤陽

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

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

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

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

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

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

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

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

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

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王吏而身不于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

茅坤曰當時淮南有委罪臣下之言故昭書纒入此一段

隆授宜急改操
以下始開以可
生之路方是上
令昭子書本旨
茅坤曰又代為
一書尤佳

若不改漢繫大王郎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

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

音火規反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師

日羞辱也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

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

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追念

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

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

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師古曰發矢喻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

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

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嶮令人使闖越

匈奴事覺治之迺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

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

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子師

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

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

當得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

也奉音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

扶用反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

隆按史氏述丞
相等奏詞正籍
此以具載其不
法之事
又按奏中居處
無度以下數事
一一應前
茅坤曰史記云
所不當得欲以
有為似也

茅坤曰史記發其兵下有開章之淮南見長一段似細

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士

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反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

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

守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

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

簡忌謀殺以閉口師古曰姓簡名忌簡音奸嚴助傳作簡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簡為棺槨衣衾

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

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此下亦同

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為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

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

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

為音于偽反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

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

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

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

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

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

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頴曰忌簡忌也吏請召

治忌長不違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

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

茅坤曰史記更詳而曲

隆按上書殺人
官人名數示實
也此書群臣上
議名數示公也
又按其赦以上
史記又有朕不
忍致法于王句
模寫文帝友愛
至情恐不可削

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
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
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邛行書之舍音尤遣其子子母從居
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子之姬妾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
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金鬲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
斤師古曰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
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
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留令縣次傳爰
益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
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

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
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目反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
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
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以死聞
上悲哭謂爰益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益曰淮
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
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
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
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
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

王維楨曰此驕
字應前驕蹇驕
茅坤曰史記以
縣傳者不敢發
車封綴于令復
之句下不如漢
書綴于此為豔
隆按獨斬丞相
御史以謝天下
即獨有斬錯之
故謀丞相何罪
謝天下何為盜
之殘忍類如此
所以卒死于賊

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

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
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
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
逐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
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
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師古曰鯀及共工皆堯
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
淮南地邪廼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
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
不軌自使失國早夭廼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
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

王廷陳曰淮南
相請將一事既
為漢又完淮南
可謂善用權矣

茅坤曰史記于
尾有淮南王如

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
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
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
王廼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
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
聽王而為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
臣表蟲達
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蟲達
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
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
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
信廼勞苦之師古曰勞
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
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

故五字自完且以起下

隆按此傳仍史記文惟首增招致賓客一段而篇中刪伍被事以被別有傳云又按篇中歷次賓客遊士根拓致賓客一句來又按高氏云淮南書篇中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復也蓋蘇飛李尚輩各以才智辨謀出苛馳馬所以其書駁然不一

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

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

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

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白金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

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

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

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造。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

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

又按班祿補招致賓客一段著安之才當矣而刪史記時時怨望二句則其謀逆似無因云

王慎中曰淮南逆謀啓于武安上無太子一言

茅坤曰大略淮南王之畔由賓客佻譎所致史記不能載而漢書補之可謂工矣

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

太尉安武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

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

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

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

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

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

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

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

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

隆慶篇中連用
欲字謀字猶與
未定未決字以
淮南王之反實
謀欲為之而未
發也漢廷議其
罪當伏誅以春
秋之將而受誅
耳觀篇末云使
天下明知臣子
之道毋敢復有

辯 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詔長安。孟康曰詔音偵西

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詔音朽政反師古曰

詔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詔同然音則異

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

孫脩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

金氏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

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

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

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

太子學用劔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

邪僻背畔之意
二句自見

義反巧者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

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

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請王使郎中令斥免

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

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

雜治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

師古曰王與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

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淮南相

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意劾不敬

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

茅坤曰史記惡
被下有于王二
字似絕

茅坤曰驗王下
史記有王聞漢
使來即如太子
謀十字甚密而
應上文

連王

師古曰從讀曰蹤

王使人儻司

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

漢公卿請

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

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

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

卿而遷漢中尉宏即訊驗王

師古曰即亦就也

王視漢中尉

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

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

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未奮

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

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被閣不行

當棄

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

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

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

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

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為反謀益

甚諸使者道長安來

師古曰道從也

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

言漢廷治有男即怒

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

以為妄

言非也

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

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

圖

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

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

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

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

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

隆按王曰上無太子一段與上王心以為上無太子一段相應始猶萌諸心至是見諸言矣

隆按所善壽春
嚴正應上陰結
交句

不害最長

師古曰

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

如淳曰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秩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

子不省其父

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

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

侯師古曰分國邑以封之

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

不得為侯陰結交

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援

欲害太子以其父代

之太子知之數捕繫咎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

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

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

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

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

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

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

而構之於弘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

張晏曰探

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

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

師古曰言反事不成

王引

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

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

於是王銳欲發

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

乃令官奴入

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

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師古曰法

隆按伍被反覆
詰辯班掾只用
兩三言該之

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素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

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為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事大將軍

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而說

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欲發國

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

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

之掌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呼言

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

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

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

凌約言曰淮南王心事篇中模瀆殆盡

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

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

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

師古曰遣出去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

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

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

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

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

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

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

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牧。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

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其法，縱無反狀者亦皆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辟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隆按衡山王傳仍史記文又按詳次衡山王子女為後相殘殺張本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

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

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

罪也。榜音彭。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

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

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

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

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與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

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曰。師古曰。惡謂。讒毀之也。徐

隆按。衡山逆謀之。敗起于廢太子。而太子所以廢。則由徐來讒之于王。以故。次徐來與太子兩相構怨。始末極詳。

來使婢盡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

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

女弟無采嫁。棄歸。師古曰。為夫所棄而歸也。與客姦。太子數以數

讓之。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

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事計。須撫之。與

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

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

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

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

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

王維慎曰徐來
欲以已子代太
子後竟不明所
以不代故何也

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而以已子廣代
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
見讒語無休止
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
求與臥。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
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
姦。王始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
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
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
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
計。皆將養勸之。師古曰將
讀曰獎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

隆按衡山王非
敢效至望如是
一段復推衡山
王隱情與上聞
淮南王作為畔
逆一段相應

陳喜作輜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
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賢王反
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
反。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
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
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
迺昆弟語。師古曰為相
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
契約為反
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迺使人上書請廢
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
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
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贏。以淮南事繫。師古曰
漢有司

捕殺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為不

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

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

數與王計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

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

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遷

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王具以情實對吏皆

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

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

隆按孝坐與王一段罪案一一

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

結應上文

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

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

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三年薨子寬嗣十二年

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詩人倫師古曰詩亂也音布內反

又祠祭祀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

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闕宮也荆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信哉

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

隆按濟北傳班氏所撰

隆按贊仍史記文

隆按夫荆楚句
應贊首詩詞自
古記之者指詩
而言也

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剽與專
同音之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
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
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四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五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

本與武帝同諱

師古曰日本名為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楚漢初起武臣

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

姓蒯通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

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

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鯨人之首甚眾慈

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

方人以物而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今天下

隆按通等皆傾
覆之徒故并傳
又按通傳本史
記張耳陳餘與
淮陰傳所載者
而合之而未一
段則班史所補
云
又按史記號武
信君下有擊范
陽句更有原委
又按生死賀弔
四字是此段眼
目
茅坤曰說范陽
今有戰國辨士
風

隆按必將戰勝
以下史記謂范
陽今使通見武
信君而漢書作
通設為武信君
問答之語與史
記迥別

茅坤曰欲以城
先下君入肘腋
語

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
以復其怨而成其功名。師古曰復猶報也此通之所以弔者
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
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將欲見之
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
矣。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
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
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
賢。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邊地
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

守。孟康曰嬰以城自繞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以喻堅湯喻沸

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

先下而身富賢。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

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

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疾

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

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

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

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

隆按先設為說
武信君之詞備
載于前而於其
說武信君也則
但曰遂以此說
武臣此文法本
史記蘇代說魏
王相太子來

茅坤曰竊按信
已下齊已罷守
禦歸漢而蒯通
復說信云云甚

無謂也。愚意通與鄙生俱以辨口聞人之情。凡同類輒妬此。必通忌鄙生以口舌成名。遂欲破之以為功也。悲夫。

茅坤曰：羽嘗欲封通似屬兩相。知者通豈羽使之耶。而史記無

軍乎。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間隙而單行。何以得無行。且鄙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將軍將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鄙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鄙生為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遷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脊

之抑通將說信。為楚漢而立，因自為功耶。信特善戰將耳，非所以一天下者之略也。如通指則中原之戰，關當益滋耳。

隆按：史記謂楚人以勇而困於京，索漢人以智而困於死葉，故以智勇俱困一而兩結之。漢書先言漢後言楚，而以智勇俱困句，單結於漢之末，似失太史公俱字意。

而不可言。

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賈。

信曰：何謂也。通因請問。

師古曰：師古曰：建號者自立。

呼。

師古曰：建號者自立。

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

襲。

師古曰：雜襲猶雜。

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炎。謂疾風音必遙反。當

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

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

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阻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助也。

敗滎陽，傷成臯。張晏曰：於成臯戰傷胃也。還

宛，業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

關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

三

羅六

三

王維禎曰兩利而俱存此說詞本旨

然兵困於京索之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鬪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

隆按漢遇我厚。下史記有載我。以其衣九句。漢書刪去。止用首尾二句。語約而意足。凌約言曰此文。酷擬戰國策。

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廩陳釋之事。師古曰廩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藏竄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鄗音呼各反泚音祗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

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今句踐致霸功也。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大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

隆按。吾將念之。則其心已動。特未決爾。此所以卒不免於叛。

黃震曰。通口辯。不在儀秦下。會真主出。故無所售其姦爾。

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嬰。為儋受二斛音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蠶蠶之致蠶。師古曰。蠶。蠶也。蠶也。蠶也。丑界反。蓋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音奔。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

田錫曰論者以韓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為當通說時其心不迴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執違而猜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豨謀亂何始于忠而終于逆蓋無斷于忠也非無斷于逆也

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
曰告令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罷去。
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可殫誅顧念也。可殫誅邪。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

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

師古曰。縲亂。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縲。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治謂燬治。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

隆按韓非子云人有亡其豚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聞之。束董而詰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婦通之語。蓋本此。

盧舜治曰。蒯通一說。范陽令再說。武臣三說。淮陰四說。高帝五

說曹相國奇謀
雄辯當與蘇張
爭衡而班氏聯
屬一篇有叠噴
層疊之勢

洪邁曰徹所薦
東郭先生梁石
君所善安其生
參皆不之用若
非史策失其傳
則參不薦士之
過多矣

茅坤曰羽欲封
兩人而兩人不
受亦奇士

說之士也。東縵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
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
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
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
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
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
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
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
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
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
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隆按此傳本史
記淮南王傳原
文而刪之前後
變換語練而勁

隆按王有陰謀
被既數諫之矣
至是王呼將軍
上則欲密語而
委以軍旅之事
可知故被應以
王安得亡國之
言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
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
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
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
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
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
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
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
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
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

隆按史記以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二大段並叙於此而漢書移于後作兩處次之

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干，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僰，西南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溪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

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迺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為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

隆按史記既首叙吳事於前至此再言吳事語復漢書移入吳事於此是

王維楨曰逆天違眾與前因天心而動作句相應

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

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師古曰如說是也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

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

以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

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湯之間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為越

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州丹徒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

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夫以吳眾不能

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

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

竝非也言男子感慨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且吳何知

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令漢將

得出之是不知反計也今我令緩先要成臯之口帝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

不言其姓周被下潁川兵塞輶轅伊闕之道陳定

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在耳徐音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

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嶮阻其谿谷可得

通行者有數處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二川之險招

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

隆按史記於未見其福下即以王曰左吳一段頂上其繁嚴漢書却以後漢逮

淮南二句移入於此接處似欠聯絡

隆按自事至吾欲遂發至此是班史補入之者

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

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間隙易動亂

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間也諸侯頗有失行皆自

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

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

城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

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

屈彊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

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十八九成師古曰吳

賢驕如王之二臣也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

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

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

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

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

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

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

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賓當

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

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

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

師古曰盡也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

隆按臣不敢避子胥之誅直應前子胥諫吳王句又按史記既首叙秦事於前至此再言秦事語復漢書移入秦事於此是

盧舜治曰伍被論秦事四段相

宋玉對楚王問
格中來

隆按漢書十室
而五而六而七
三段削去史記
浮句詞更勁健
而八一段則班
史補之云

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

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

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在

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

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

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

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

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

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

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

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

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

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劉項竝和。

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臥反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

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

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

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

師古曰汜音敷劔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

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

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

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且大王

隆按因秦之亡時而動與前逆天違眾而不見時句相應百姓願之與上四段又按史記叙秦事後接叙吳楚事故有獨不觀近世吳楚乎句漢書既入吳楚事於前而復用此句則下文當今陛下句難以接下矣王維楨曰當今陛下句迺折王陳勝吳廣之

論

凌約言曰引麥秀之歌即前麋鹿遊姑蘇臺之意

茅坤曰畢竟是邪心不斷

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死于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徵幸耶。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

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

師古曰謂詐為此文書令

徙人

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

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

師古曰以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

益發甲卒。急其會日。

師古曰促其期日

又偽為左右都司空

上林中。都官詔獄書。

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

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

逮諸侯太子及幸臣。

師古曰追對獄如此

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

師古

日黨讀

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

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直自發兵而已

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

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

王維楨曰黨可以徼幸則非萬全可知暗與上聖人萬舉萬全相應
隆按觀班史次被詣吏自告云云則傳所載被計或者更為文

歸其詞爾不然
何前後之相背
若此
隆按此傳歷次
充恃寵肆虐總
歸結於殺戾太
子一節而語多
未嘗則以戾太
子別有傳云
又按陰私即充
所告與同產姊
及王後宮云云
也充得幸於王
而太子疑而捕
之而充因告之
天子是傳末所
謂亂迺國王父
子者

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晝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
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
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
相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
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
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
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
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
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臯言充逋逃小

王維楨曰竟敗
趙太子遂敗戾
太子之漸也以
故班史首次之
茅坤曰充請以
所常被服冠見
即是俠邪大膽
處按先王異服
者誅非誅服也
誅其俠邪心也
而武帝性賢多
斷弛故得入已
而讓太子亂朝
政漢幾裂悲夫

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譌古訛字欲取必於萬乘以

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

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師古

取勇敢之士以自隨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

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自請願以所常被

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

紗縠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曲裾

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從衣

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

如新婦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
曰如蘇二冠禪纒步搖冠飛翮之纓服虔曰冠禪纒
說皆是也

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髮也臣贊曰飛
翮之纓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纒織絲為
之即今方目紗是也纒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
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
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
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
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
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
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
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
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

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
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
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
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
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盡劾没入官如淳
曰今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
故言也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乘車馬行馳道
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
欲令上聞之以教勅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勅左右唯江君寬
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

劉敞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詔許其馳道中也隆按充以此先探上意
隆按充始告趙太子而竟敗之已則劾近臣而

貴戚而公主而太子家使矣而上復曰人臣當如何怪其遂敗太子哉予故不以咎充而深咎帝之信用而卒以自殺其子也及異日知其詐而族之則已晚矣

茅坤曰暴生逆逆生疑疑生亂

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父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以酒醱地。今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

隆按復點上春秋高句應上年老

王維楨曰前亂迺國王二句該括一傳首尾此江充斷案

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

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

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

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

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葬之太子懼不能自

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

邪。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語在戾園傳。師古

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

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

隆按下晏與躬交善句暗伏後謀欲輔政案

隆按下寵與躬相結句伏後謀上東平王變事案

茅坤曰隄然唱謀

秋通覽記書

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

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

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

躬繇是以為援交游日廣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

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

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

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

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

下徑道也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

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為

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以故

與其後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

師古曰言求帝位也

而后

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

將行於杯杓

師古曰杓所以持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

荆軻之變必起

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

之計也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

張晏曰右師姓譚各也

共因中

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

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

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

上擢寵為

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

中是時侍中董賢慶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

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食

茅坤曰又有此

一着禍胎

隆按封三侯應上取封侯之計

王維楨曰傾覆有佞邪材一句足概躬之為人下文所次即其事也

茅坤曰危言聳聽

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

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

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

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大目躬上疏。歷

詆公卿大臣曰。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方今丞相王嘉健而

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吝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壽弱不任

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

駮不曉政事。師古曰駮愚也音五駮反諸曹以下。僕邀不足數。師古

曰僕邀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邀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

曰卒讀陛下誰與倘之。如使狂夫噪譁於東崖。師古曰東

崖謂東海之邊也噪古叫字譁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

野風起。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

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輻湊。

羽檄重跡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

者也解小夫慝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憤心亂也眊目闇

也憤音工內反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音莫報反

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

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

水泉。廣溉灌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

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

成迺止董賢貴幸曰盛丁傳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

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

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

病為解師古曰自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臺

強盛蘇林曰臺音效噫之噫晉灼曰音載臺其尾之

傳服虔乃音捷既已失之未俗學者又居彊煌之地

臣贊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

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并

烏孫之教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

胡詐為卑爰臺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

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于

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

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師古曰

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

所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耳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

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

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

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

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躬

茅坤曰經術至言

倚祿曰師古曰倚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樂音異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於河鼓師古曰弗讀與字同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

劉敞曰云當疊云云二字即上所說也隆按議政者數句正指躬言

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師古曰郡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

言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敵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

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

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

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

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

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鹽惡鄧展曰鹽不堅牢也孰當督之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

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

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

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

茅坤曰賢本因躬以封而獨能

沮此躬遂以發奸被罪豈天厭之耶

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

臯過上繇是惡躬等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

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

侯躬虛造詐諉之策師古曰諉詐辭也音虛遠反欲以誑誤朝廷

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

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

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

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匕師古曰桑

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

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匕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人有

凌約言曰躬以祝詛誣東平王而卒坐祝詛以死疇謂天道不好還耶

隆按結孫寵右師譚案又按傳尾載躬待詔時所著絕命詞蓋明其死之非不幸也

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躬仰天大譁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喉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絕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玄靈決鬱將安

茅坤曰文賦詞旨相類賈誼鵬鳥賦

歸兮師古曰決鬱盛貌決音烏朗反鷹隼橫厲鸞徘徊兮師古曰鷹疾飛也鸞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增若浮焱動則機

兮師古曰增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增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焱音必遙反叢棘接棧

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盛貌音仕山反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寃頸

折翼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寃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

也張說是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

傷肝師古曰結悋亂也虹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

有照曜以蔽日月云護

言流行忠良浸微也

痛入天兮鳴譟寃際絕兮誰語張

隆按利口覆邦
家句一傳斷案

曰躬自以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嗚呼者仰天
以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語音牛助反

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

秋風為我唵浮雲為我陰嗟若是今欲何留撫神龍

兮檻其須師古曰檻與擊同謂執持之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曰

不可雄失據今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

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僞應劭

曰亨鬻食其敗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

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售謂被

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

隆按此下借客
形主

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師古曰小雅青

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蠅之詩也其首

章曰營營青蠅止於焚愷悌君子無信讒言春秋以

蓋蠅之為蟲毀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

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

為君殺桓公以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藥書構卻而

故今將授之矣翬懼反潛隱公而殺之

晉厲弒應劭曰藥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鄢陵之

之而滅三卻藥書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

因以反弒厲公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讒仲叔孫怒而

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邱伯毀季昭公逐張

曰邱昭伯毀季平子於昭公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

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宰嚭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

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

諳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

胥自以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大

劉知幾曰江充
息夫躬讒譖感
上使禍延儲后
毒及忠良論其
姦凶過於石顯
而固叙之不列
佞幸何歟
黃震曰江充以
巫蠱危太子息
夫躬以巫蠱危
東平以踈陷親
固之論當矣愚
謂邪說之陷人
皆由乘間而入
故君人者不可
不以明理為務
禍福各以其類
至天下安有巫
蠱之理

眾與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
屬鏤之劍其明年越滅吳
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
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
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
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
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
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
上官
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
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
執以歸卒趙高敗斯二世縊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
死於秦
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諸殺李斯
樂攻二世於望夷宮乞
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
伊戾坎盟宋痊死李奇曰伊
傳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謀宋詐軟血加
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痊師古曰痊音在戈反江充
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
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五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六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隆按五人同一
傳以皆謹厚有
長者風
又按萬石君傳
本史記文而稍
刪之獨詳補上
報丞相一書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師古曰溫高祖

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

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對曰有母

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

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

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徙其家長安

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以姊為美人故也

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

隆按恭謹二字
是網下文孝謹

佳謹謹慎審謹
等句皆本此

隆按當時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又後漢馮勤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尊寵同石君家然求如石父子之孝謹者或鮮矣
茅坤曰以諸子歸謂而必朝服以見又不名此則孔子所謂慎而無禮則蕙而曲禮中所不載

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此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

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

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

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官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

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曰馴也音巡於是景帝曰石君

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

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孝景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師古曰路

朝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

車之馬軾謂撫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

也

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諂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

非正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

曰申申整。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

與閭閻同謹敬之。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

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子孫

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

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

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實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

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郎

隆按此以下錯叙建慶事

卷之六

萬石君

二

昂

張邦奇曰帝時
遊宴奢慾神仙
聚歛征伐之事
紛紛交舉建方
被上之親幸使
嘗有言以及此
耶宜乎帝之多
慾亦少損矣此
而無言其所屏
人而恣言者抑

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
憂。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入于舍。師古曰

舍自其所居也。竊問侍者取親中帟廁。廁身自澣洒。師古曰
若今言諸房矣。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廁音投賈逵解周官云
廁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廁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
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廁。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
衫為侯廁。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帟若今言中衣也。廁
諭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
蘇音晉說是矣。洒音先禮反。

石君知之。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

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

當朝而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

中之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

何事耶
隆按內史慶醉
一段應止于孫
有過

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
師古曰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

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廼謝罷

慶。師古曰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

年卒。建哭泣哀思。杖廼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

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

有所奏上而被報。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師古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今廼

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

僕。御出。師古曰為上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隆按建哭泣一
段應止其執喪
哀戚
王維楨曰書馬
者數句特舉此
一端以例其餘
事耳
茅坤曰荆川云
又說郎中令時
事蓋以建之書
馬與慶之數馬
二事適相類故
留而相形于此

以發烟波皆是
史遷叙事錯綜
先後處

隆按是時漢方
南誅兩越至末
總叙慶之無所
建明

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
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
言無所治罰
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傳者慶
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
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
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
南誅兩越東擊胡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
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
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
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
也音工衡文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

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
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

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

萬師古曰名數
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
古

曰適讀
曰謫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

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

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

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

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音灼曰
滔漫也

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師古曰墮
填也音因朕甚憂之

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之州也。禮嵩嶽通八神以

合宣房。孟康曰入神郊祀志入神也。於宣房官合祀。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

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

涯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

師古曰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

惟思也。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並見。師古曰况賜也。見顯示也。朕力答

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修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是以切比

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寐反。委任有司。然則官曠

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

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也。

劉奉世曰切近也。此言因巡符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

劉奉世曰興讀如軍興。

隆按上報慶書史記止錄倉庫以下數句。

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

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

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師古曰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

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幸而并徙如

說近。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

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為

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心。動危之。而辭位。師古曰

曰搖動百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

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理當然者可還家。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

隆按文深審謹
二句概慶平生

凌約言曰傳尾
以孝謹衰矣作
結語有感慨意
隆按縮傳仍史
記文

又按醇謹無他
句概縮平生

劉奉世曰誰何
漢之通語不煩

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甚懼不

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

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

為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

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縮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

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功次遷中郎將。醇

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謹無它。師古曰無它

縮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文帝且崩時。屬孝景

曰。縮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縮。李奇曰

解為借問

王楙曰。漢書衛

縮傳不孰。何縮

而史記作不謙

呵縮疑史記謂

不誰何。縮傳寫

誤以為謙呵也

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縮曰。以謹力。師古曰自勉

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縮曰。以謹力。力為謹慎日

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

以得驂乘乎。縮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

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

也。師古曰言以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縮曰。先帝賜

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

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

音成削音。郎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不與它將

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

隆按忠實無它
腸與上醇謹無

漢書卷之六

衛官

六五

他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以綰為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

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之後，薨，諡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隆按不疑傳仍史記文蘇軾曰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者非不其名也求名之至者也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曰：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即位，與丞

隆按學老子言
乃不疑根本處
其償金與不自
明盜嫂皆老氏
術也
又按兩用稱爲
長者相喚應
又按仁傳仍史
記文

隆按誠如張說
太史公何以下
爲人二字觀下
文終無所言亦
無所毀則不泄
之爲密重自見

盧舜治曰李太
白宮詞云宮中

相結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爲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爲長者。薨。諡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爲太子

時爲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爲郎

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

溺袴是以得此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爲不

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師古曰故爲不繫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爲小袴。以藉其尿。以是

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

行樂秘料得少
人知秘字從此
一秘字來郎中
令使之在旁何
曰秘戲耶

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

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

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

無所受。武帝立爲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也。仁乃病免。

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敞字叔。孟康曰敞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敞孝

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

實具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然家名名家也。卽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然

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

韓安國爲御史大夫。敞爲吏。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

隆按歐傳仍史
記文

劉敞曰予謂刑
名者卽并學兩

家術耳

呂祖謙曰景帝
誅鼂錯時丞相

青程中尉嘉廷
尉歐劾奏錯大
逆無道錯當要
斬廷尉歐卽張

歐也安得為不
按人哉則歐固
謹於細而略於
大也

隆按傳尾皆叙
及其子孫官爵
豈以其為善之
報歟此與傳酷
更不得所終同
例

劉知幾曰史之
有論也蓋欲省
文可知如石建
之澣衣云此
則片言如約而
諸義甚備所謂
省文可知也

者處官

師古曰割與專
同又音之充反

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

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

師古曰退今
更平番之

不可者不得已

為涕泣面而封之

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
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
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俯
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

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

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

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

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汗君子譏之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六

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七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文三王傳第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

代孝王參。梁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
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

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

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

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總數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

年十八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類也其明年乃之

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

隆按先總提三
王於前而後分
傳之

隆按孝王傳本
史記文而稍刪
之

茅坤曰書封王
及徙及入朝年
獨詳者將以起
下文寵梁而許
為傳位者之案
也

王鑿曰是時上未置太子一句提甚有力隆按梁王所以覬覦而怨望者皆起于千秋萬歲後傳于王一語故傳內叙未立太子立太子廢太子又立太子特詳云

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而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

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

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

大治宮室，為

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

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

目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

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

儼於天子，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

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

師古曰：言皆游梁。

公孫詭多

奇邪計。初見日，主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

隆按：攬入羊勝公孫詭伏後案

隆按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副應太后亦然句

王應麟曰傳位之言甚于剪桐之戲刺益之謀幾于叔段之惡

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

帝使使持乘輿，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持輿馬往也。臣贊曰：稱乘

輿，駟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既朝，上疏

因留。以太后故人，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

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

略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

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

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

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

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

納于邪而僭生縱其驕而陳成獄詞之文斧質之謝噫真晚矣

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

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

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

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

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

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

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

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

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

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關下。

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為

隆按帝果殺五子。應上帝殺五子句。

帝壹餐。師古曰。餐古食字。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

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山以為關。

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劉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

隆按史記附參位號於梁孝王傳中。班掾別出而益其事。自為傳。

隆按史記并附
揖於梁孝王傳
中而班掾別出
之為傳却以孝
王徙梁之附次
五子位號為下
傳過脉

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
后年之太后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
故曰頃太后。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
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
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
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讀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
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
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
梁共王。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

隆按史記五王
各自為傳而班
掾合之子頃王
無傷以下班掾
所補云

王不識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邑

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

庶人。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

悍。師古曰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

悍勇也殺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所殺

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

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

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子國除。濟陰哀王

不識立一年薨。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

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

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

親祖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

有鬻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鬻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

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

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

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

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

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

字借以爲笮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爲門扉所笮。太后啼諱。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不得

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

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

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

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人辱其父。

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

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

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

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吏驗

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爲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

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

師古曰逮及也言其

材知不及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

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

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

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

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

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

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

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

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捶擊音一口反夜

私出宮博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

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

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

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不

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

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

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

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

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葺之言應劭曰中葺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

詩以為夜也師古曰葺謂舍之交春秋為親者諱詩

積材木也應說近之葺音工豆反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

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

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

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

猥強効立傳致難明之事

師古曰傳讀曰附

獨以偏辭成臯

斷獄亡益於治道污鱣宗室

孟康曰鱣音漫師古曰鱣音秣謂塗染也

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

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

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

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

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耻必不與姦

案事者

迺驗問惡言

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

何故猥自發舒

師古曰猥

也曲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

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

如淳曰覆蓋之

則計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者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

師古

明也而反命於下吏

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

以廣公族

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污亂之耻

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

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

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

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

謀篡死罪囚

師古曰逆取曰篡

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

茅坤曰谷赤此
疏與田叔燒梁
王獄草同旨

呂祖謙曰谷赤
之言可謂知大
體

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

節即訊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成

救之言諄暴妄行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

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

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調置辭師古曰抵

諱也抵音丁禮反譎音來直反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師古曰

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丞相御史請收王璽

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

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

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

真德秀曰按此雖立自解之辭然漢家素忌宗室之意大概可見蓋因七國之難例疑同姓自景武迄哀平未之有改視管蔡既誅而大封同姓以衛王室者異矣是以有周卒賴宗彊之助而漢枝葉剪落無以制內重之患豈非來世之

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

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

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

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

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立

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

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

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數蒙聖恩得見賞赦師古曰

其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長死即

法戒哉

隆按謹以實封
應上恐復不首
實對句

茅坤曰他王皆
齷齪不足數故
不論列

詐僵仆陽病。

師古曰僵仆倒地也。僵音薑。仆音赴。

微幸得踰於須臾。

師古

日異得踰冬月而減罪也。

謹以實對。伏須重誅。

師古曰時冬月盡須待也。

古

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

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

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

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

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

弟故曰愛親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

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先禍告罰。卒用憂

死。悲夫。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七

終

程